



国家智库报告 2016 (26)
National Think Tank

学 术 评 价

全球智库评价报告 (2015)

荆林波 等著

GLOBAL THINK TANK EVALUATION REPORT (20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智库报告 2016 (26)
National Think Tank

学 术 评 价

全球智库评价报告 (2015)

荆林波 等著

GLOBAL THINK TANK EVALUATION REPORT (20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智库评价报告(2015)/荆林波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7

(国家智库报告)

ISBN 978-7-5161-8675-6

I. ①全… II. ①荆… III. ①咨询机构—研究报告—世界

IV. ①C93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864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范晨星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140千字
定 价 5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课题主持人：荆林波

课题组成员：吴 敏 姜庆国

刘潇潇	胡 薇	杨卓颖	沈进建
马 冉	刘冰洁	王力力	苏金燕
逯万辉	耿海英	余 倩	郝若扬
杨发庭	相均泳	张青松	徐璟毅
郝 明	李 军	吴 波	邹青山
陈媛媛	冯守礼	侯轶雄	何玉琼
王春红	李钰莹	索建次	陈 瑶
卢珊珊	章 璋	王利民	周 群
李文珍	姚晓丹	王 萍	刘华初
杨 雪	薛晓莹	张小溪	褚国飞
南英舜			

数据采集人员：杨 敏 张 琳 邵雅楠 韩 旭

曹元元 胡 纯 林志威 李 硕

王秀中 郑步高 于嘉莹

目 录

一 智库的界定	(1)
二 智库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	(7)
三 全球智库综合评价 AMI 指标体系	(24)
四 全球智库评价过程与排行榜	(35)
五 基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 构建	(44)
全球智库评价项目大事记	(68)
主要参考文献	(79)

一 智库的界定

智库 (think tank), 过去多被翻译成“思想库”, 就是各种智囊机构, 又被称作“思想工厂” (think factory)、“外脑” (outside brain)、“脑库” (brain tank)、“智囊团” (brain trust)、“咨询公司” (consultant corporation) 或“情报研究中心” (in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 等等。

最初,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提供的一种能够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密室。

《世界知识大辞典》将“思想库”定义为: “思想库又称脑库、智囊团。一种为政府机关、企业、公司、社团提供研究咨询的智力劳动集团, 一般由多学科、多专业的专家组成”。^①

《大英百科全书》认为: 智库是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研究所、公司或者团体, 通常为政府和商业客户服务。

^① 安国政等: 《世界知识大辞典》,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356 页。

保罗·迪克森在1971年出版了第一部介绍美国智库形成与发展的专著——《智库》，他提出：智库是“独立的、非营利的政策研究机构”，它是一个永久性的实体，而非临时为解决问题而组成的研究小组或委员会，其目的是为政策而非技术服务。^①

詹姆斯·史密斯认为：智库是“在美国主流政治进程的边缘运行的、私人的、非营利的研究型团体，介于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之间，以及政府和党派政治之间”。^②

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安德鲁·里奇认为：智库是“独立的、没有利益倾向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提供专业知识或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影响决策过程”。^③

加拿大思想库研究专家唐纳德·E. 埃布尔森认为，智库是“由关心广泛公共政策问题的人组成的独立的、非营利性的组织”。^④

① Paul Dickson, *Think Tank*, New York: Atheneum, 1971.

②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p. XIII.

③ Andrew Rich, “US Think Tank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Ideology Advocacy and Influence”, *NIRA Review*, Winter 2001, p. 54.

④ Donald E. Abelson, *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 21.

在我国,对于“思想库”与“智囊团”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智库即智囊机构,最初也称“思想库”,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智库的主要职能是: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会集人才。智库首先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库”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理性认识(思想)的储备集合体;而“智囊团”则是指足智多谋、议政参政的群体。^①

总之,如何定义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很难给这些种类不同的组织找到一个统一的定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怎样才算是一个智库众说纷纭。苦苦探讨智库的定义之后,大多数学者终于

^① 陈振声:《中国社科院真正成为中央思想库和智囊团的思考》,载张冠梓主编《国情调研(2006)》,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5页。

承认,根本不存在统一模式的智库。^① 尽管如此,加拿大学者唐纳德·E. 埃布尔森认为智库的运作方式类似私人企业,但其最终效益不是以利润来衡量,而是看它们对政策思想的影响。美国和加拿大的智库分别根据《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和《国内税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为了获得免税资格,它们不得支持任何政治派别。智库与政策制定共同体中的其他各种组织之间的一个传统区别是,智库强调研究和分析。^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智库就是通过自主的知识产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我们对智库概念的界定强调:

首先,智库是一个组织,不是自然人,这是智库的组织要件。智库活动有别于个人行为,中国历史上的“诸葛亮”“刘伯温”等个人谋士无法构成智库。

其次,智库必须有自主的知识产品。智库是专业化的知识制造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员来开发创

① [加]唐纳德·E. 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扈喜林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② 博鳌论坛研讨会会议纪要:《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2015年3月29日。

造新的思想产品。

最后，智库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这是智库的核心功能。我们认为，智库对公共政策具有影响力，并不一定要被理解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正如兰德公司就不愿意给自己贴上“智库”的标签，在其官方网站上对此有特别说明：鉴于目前“智库”被理解为具有特殊的政治或思想意识形态倾向的组织，故兰德公司不再使用“智库”标签。兰德公司始终强调：兰德的“核心价值观是质量和客观，注重的是事实与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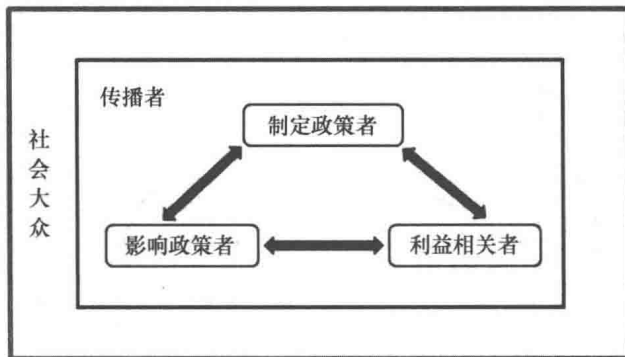


图1 智库的社会网络结构

资料来源：课题组绘制。

制定政策者、影响政策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着

不断的沟通，利益相关者试图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或者间接地通过影响政策者对政策制定者施压，获得对自身有利的政策的出台。

二 智库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

对于智库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外学者在评估智库的影响力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其中的一种方法是对智库业绩进行定量评估，计算它们带来了多少媒体报道、员工向立法委员会陈述观点的次数。^①

安德鲁·里奇和肯特·威佛仔细分析了美国 51 家智库的知名度，发现被媒体报道数量多的机构比媒体形象一般的智库更有可能被召集到国会，向国会陈述观点。^②

安德鲁·里奇在另外的研究中发现，那些媒体报道数量多的智库与那些被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意见领袖认为是最有影响的智库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③

之后，唐纳德·E. 埃布尔森对比研究了美国和加拿

① [加] 唐纳德·E. 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第 89 页。

② Andrew Rich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the Media and the Policy Proc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August 1997.

③ Andrew Rich, "Perceptions of Think Tanks in American Politics: A Survey of Congressional Staff and Journalists," Burson-Marsteller Worldwide Report, December 1997.

大两国智库影响政策制定的机遇、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分析了公众知名度和政策的相关性。

我国学者也对智库的影响力做了探索。比如，朱旭峰对中国思想库影响力进行了实证分析，^① 还有一些学者与机构进行了相关尝试。

从目前国内外的智库评价情况来看，主要有三个智库评价项目受到较多的关注与热议。

（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的“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TTCSP）”课题组（以下简称为“项目组”）从2006年开始，探索全球智库的评价机制，并逐步形成了其特有的一套智库评价流程。具体而言，首先，在每年春季向其项目资料库中的人员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公众发送邮件，邀请他们登录项目组网站，并推荐有资格参加“国际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以下简称为IAC）的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然后，项目组向IAC成员发出提名邀请，请他们按照若干类别分别提名每个

^① 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类别中他们认为能够排在前 25 名的智库。在汇总提名结果后，将所有被提名为顶级智库的候选机构的汇总资料发给“专家小组”（Expert Panelists，以下简称为 EP 成员），邀请他们参考项目组提供的评价指标对这些经过筛选的机构进行分类排名、确认和调整，在每年年底确定各个类别的最终排名。

表 1 《全球智库报告》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方面	具体特征
资源指标	吸引与保留领先学者和分析家的能力 财务支持水平、质量和稳定性 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政策精英的关系 人员从事严谨研究、提供及时和精准分析的能力 机构的筹资能力 网络的质量和可靠性 在政策学术界的重点联系及其与媒体的关系
效用指标	在该国媒体和政治精英中的声誉 媒体曝光与被引用数量和质量 网站的点击率 提交给立法和行政机构的专家证词的数量和质量 政府部门的简报 政府任命 书籍的销售量 研究报告的传播情况 在学术刊物与大众出版物上的被引用情况 举办会议的参加情况 组织的研讨会

续表

评价方面	具体特征
产出指标	政策建议与创新理念的数量与质量 出版物（包括图书、期刊文章、政策简报等）的状况 新闻访谈情况 会议和研讨会的组织情况 所属人员被任命为顾问或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情况
影响力指标	政策建议被决策者和社会组织采纳的情况 网络的聚焦状况 在政党、竞选人、过渡团队中起到的咨询作用 获得的荣誉 在学术期刊、公共证词和媒体关注的政策辩论会上的成果 列表和网站的优势 挑战传统智慧的成功 在政府运行和民选官员中的作用

资料来源：课题组根据相关资料汇总归纳。参见〔美〕詹姆斯·G. 麦甘《2013 年全球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年版。

根据介绍，项目组在 2011 年度共向全球 182 个国家的 6545 家智库发出了参评邀请，并收到了 120 个国家的 1500 多位个人的提名回复。其后项目组要求提名者按照 30 个类别分别推荐出各类别中排在前 25 名的智库，30 个类别共收到 25000 项提名，被提名智库共计 5329 家，其中 202 家智库被提名为世界顶级智库。^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

^① 王继承：《麦甘“全球智库报告”排名机制及其影响》，《中国经济时报》2012 年 8 月 28 日。

(TTCSP) 课题组较早地开始了对全球智库的评价和排名研究,并将该项目持续推进至今,已取得了智库研究领域的一项标杆性成果。该项目采用的是整体性测度方法中的“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此方法简便易行,因此尽管该项目组中只有詹姆斯·G. 麦甘(以下简称为“麦甘”)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但也可以通过实习学生的帮助顺利完成每年的问卷调查工作。

然而,《全球智库报告》在得到多方肯定的同时,不可否认,该报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对历年的《全球智库报告》加以系统研究分析之后,我们认为该报告主要存在如下六大问题。

第一,评价方法欠缺客观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全球智库排名工作中,麦甘采用的是“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这种评价方法的优点是简便易行,可以快速地对大量客观主体(比如全球智库)进行评价。但与此同时,这种评价方法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具体而言就是主观导向的影响过大,评价者所处的地域、所研究的领域、所持有的观点等都会对全球智库的评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影响到全球智库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我们认为,客观且全面的全球智库评价方法不仅

要有主观的评价，而且更需要有大量的、多层次的客观指标的评价。只有主观定性评价与客观定量评价相结合，才能较为全面地对全球智库作出相对公正客观的评价。

第二，研究力量有待充实。很显然，承担全球智库评价如此庞大的项目，必须拥有一支具备科学素养的研究团队，必须有相对稳定的财力支持。尤其是，麦甘所采用的“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要求必须通过优秀的调研人员来最大限度地去除主观评价中的偏差，这是保证“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麦甘所进行的该评价项目只由他一名全职工作人员负责，而这个项目的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不是借助于实地调研或者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的，而是依靠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费城地区其他高校的实习学生进行的。我们在海外实地调研中曾经见到了参加全球智库评价项目的实习学生，这些学生本身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对于全球智库的理解也比较粗浅，有的学生只是把该项目作为暑期实习以获得调研经历而已，由此可见依靠实习生进行的调研，其调研质量是令人担忧的。